

行走

鲁村,有一只白鹭鸶飞过

袁敏

去过安吉很多次,以前却没有听说过鲁村。

第一次知道鲁村的名字时,它却已经大红大紫,报纸上、电视中,不断出现它的名字,全国各地也络绎不绝地有人来鲁村参观学习。

我有点纳闷,一个平地里突然冒出来的小村子,因何声名大噪?安吉的青山绿水早就享誉全国,鲁村凭什么后来居上,又脱颖而出?

去鲁村的那天,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,湿漉漉的鲁村在远处露出朦胧的轮廓时,我脑海里跳出来的却是鲁迅笔下的鲁镇。

我祖上是绍兴人,知道绍兴方圆几百里,其实并没有鲁镇这个地方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鲁镇,只是先生依据自己对绍兴一带水乡小镇的儿时记忆,概括的一个虚构的艺术文本。

多少年后的今天,绍兴人在柯岩风景区,打造了一个鲁镇主题公园,试图展现清末民初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、建筑风貌和自然风光;还原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场景,以此招徕八方游客。孔乙己喝酒吃茴香豆的咸亨酒店;闰土和作者一起抓小鸟的西瓜地;村民们乌泱乌泱赶去看社戏的平桥村戏台;祥林嫂帮佣的鲁四爷家的老宅院……

可是,今人新造的鲁镇,砖瓦屋檐、牌坊门廊,都透着水泥的味道;石桥街巷,水路客船,也没有岁月包浆年复一年的滋养,哪里会有鲁迅笔下的鲁镇那种血脉和气息呢?

如今,这个远近闻名的鲁村,据说也是一个贫穷小山村里平地而起的旅游景区,游客持续不断地增长。可我却未免困惑,连鲁镇这样能依据鲁迅先生的小说讲出一个个故事的主题公园,都未免有生硬和造作之嫌,一张白纸的鲁村,没有任何人文底蕴的积累,靠什么来吸引游客?又如何能在穷乡僻壤上绣出美丽蓝图呢?

雨中的鲁村显得沉静而安谧,远山一片青黛,绿水蜿蜒流淌,空气里有阵阵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听不见嘈杂的人声,也没看到想象中出了名的村子应该有的那种喧哗与热闹。鲁村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很淡定很自信地等待着人们来撩开它的面纱。

主人先带我们走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,那里陈列着各种当地土特产和手工竹制品,游客可以在这里休憩或者购买喜欢的东西。对于这些,我历来没有多大兴趣,于是便穿过大厅,来到一片清澈的湖水面前。

湖水四周青山环绕,郁郁葱葱的松柏翠竹像天然的绿色屏障,把雾霾和尘世间的龌龊一下子都屏蔽在外,心境像被湖水洗涤过一般明净清凉。

这时,突然有一只白鹭鸶,从远处的绿荫丛中腾空而起,扑扇着硕大的翅膀,在我们眼前翩然飞过。

因为鹭鸶飞得低,距离近,我甚至清楚地看到了这只如仙鹤一般美丽的飞禽背上,载着一小片绿叶。鹭鸶全身雪白,羽毛上似乎滚动着晶莹的雨珠;青玉般的尖嘴,像春天里刚刚拔节的嫩笋;一双细长的腿在空中伸展,犹如芭蕾舞女孩飞扬的舞姿。

我不由地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著名诗句:雪衣雪发青玉嘴,群捕鱼儿溪影中。惊飞远映碧山去,一树梨花落晚风。

虽然眼前的湖中并无成群的鹭鸶,也没有惊得一树梨花飘落水面,飞过的白鹭鸶仅有一只,但它轻盈掠过碧绿湖水的身影,已经留下了一抹惊艳。

我有点意外,也有点惊讶。我知道鹭鸶是一种很古老的鸟类,大约在5500万年前就已在地球上出现。但是鹭鸶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很挑剔,它们喜欢沼泽、池塘、湖面,或水边树林等温润的湿地,是湿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标志性物种。

我到过安吉不少地方,这一大片绵延铺展的青山绿水,因为生态环境优越,故而快乐地生活着各种鸟类、禽类和其他小动物,它们在这个绿色家园中繁衍子孙后代,乐此不疲。但是说实话,我还是第一次在安吉看到鹭鸶。

突然间就对鲁村有了一份小小的心动,我相信能够招来鹭鸶的地方,一定是环境最美的,空气质量最好的,生产出来的各种食物最安全环保的,人心也会是最干净的。

否则,鹭鸶不会在这里出现;即便出现了,也不会在这里停留。

现在,鲁村飞来了一只白鹭鸶。

可是那只鹭鸶为什么在我们面前一掠而过?它飞去哪里了?还会不会再回来?为什么它孤身一只?它的同伴会不会飞到这里来寻找它呢?

带着一连串的问题,我们坐上了主人安排的红色观光小火车。据说,这就是鲁村人最自豪的旅游亮点。一条不足一米宽,像小神龙一样蜿蜒在绿色中的铁轨,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。

一边是田野、绿地,和溪水;一边是竹林、树丛,和青山。红色的小火车像丝带一样,串起了分布在鲁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十八个

风光不同、特色迥异的农场。

这些农场都有自己好听且主业一目了然的名字:鲜花农场、灵芝农场、牡丹农场、石斛农场、野猪农场、美冬青农场、生态科技农场……

游客既可以欣赏田野风光,又能够采摘时鲜瓜果蔬菜;既可以带着孩子来生态科技农场实地学习,又能够在高山牧场挥扬鞭,释放身心;假如你有兴趣,还可以和家人一起,在土灶上一展厨艺,农家土鸡和湖里现钓的鲜鱼,绝对能让你味蕾盛开,恨不得大喊一声:舌尖上的鲁村;若是还不过瘾,你可以去葡萄农场体验葡萄酒的酿造过程,若被迷醉,就在葡萄架下睡上一觉,做个美梦。如果你流连忘返,那么这里每个农场几乎都有民宿,住个三五天,绝对是在天然氧吧里做一场绿色环保的SPA,那效果,美容院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。

我坐在鲁村的小火车上看风景,思维却穿越时空,飞向地球另一端那个美丽的风情小镇乌斯怀亚。那是阿根廷引以为豪的旅游胜地,也是去往南极的必经门户。去年春天,我去南极时在乌斯怀亚停留,才知道许多游客千里迢迢来到这里,并不是为了去南极,而是去乌斯怀亚的火地岛坐一坐当年运送犯人的小火车,欣赏一下蛮荒、原始、却又美丽无比的风光。

火地岛的小火车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董,人们在岁月褶皱里寻找的是沧桑故事,跌宕人生;而鲁村今天的小火车,却是新时代新农村创建的新生活。火地岛的铁轨通向久远的过去,鲁村的小火车却开向灿烂的未来,都是用旅游杠杆,撬动经济发展的命脉。小小的鲁村,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乡村,却做出了大大的,和世界闻名的乌斯怀亚火地岛一样吸引八方游客的事情。

离开鲁村时,雨后初霁的乡野间,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银杏、翠绿的毛竹,交织成一片绚烂的画图。

回眸和鲁村告别的一刹那,一只白色的鹭鸶突然又从我们面前飞过,仿佛是在挽留我们。

我来不及辨认那是否就是我们刚进村时飞来的那只,但我却在心里祝愿:希望鲁村在开发旅游的同时,保护青山绿水美好的原生态,让今天的一只鹭鸶,变成明天的十只、百只,甚至千只、万只;让杜甫笔下的“两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美丽画面,成为鲁村的永久背景和生活常态。

那时候,世界的游客或许也会慕名而来,鲁村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!

随笔

圆梦春天

许晓阳

冬天与春天,只隔一条河,冬天企盼春天,春天希望拉冬天一把。

塞外是冬天,关内是春天。

一位女子从中原走进草原,雪花飘飘洒洒,落在她大红披衣上,她是王昭君,落户草原。春夏秋冬,岁月轮回。中原大地迎来春天,王昭君领着儿女家眷,从冬天草原,跨入春天中原。

秦淮河北边是冬天,南面是春天。

月光下的河面,红灯蓬船,进京赶考李公子,与秦淮歌女王梅娘饮酒叙情,李公子山盟海誓,王梅娘弹唱小曲,一首情歌送走李公子。明月扶瑶琴,黄鹤何日归?北去的黄鹤,再没有南飞。多情女子空牵挂,王梅娘每一

回春梦,只有夜来香。

伏尔加河那边是冬天,这面是春天。

河边一棵小柳树下,穷小子保尔·柯察金,与富小姐冬妮娅,尽情享受初恋甜蜜。野气顽皮保尔,逗得冬妮娅仰天大笑。腼腆聪慧冬妮娅,翻开厚厚书本,给保尔讲述美丽的故事。

冬日森林,一列火车被大雪阻拦。已是红军士兵的保尔,对着列车大声呼喊:“车上人都去铲雪,不铲雪别想上火车。”一位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,站立风雪中。“小姐,你怎么不去铲雪?”女人转过身,保尔惊呆了,面前女人就是冬妮娅。凝视良久,保尔给冬妮娅递过铁镐:“铲雪去,小姐。”冬妮

娅把铁镐摔地上,回身爬上火车,初恋情人,分道扬镳。

战争、和平、建设、爱情、伤寒……经历血与火洗礼,保尔锤炼成钢铁战士。

开春,伏尔加河万物复苏,春意盎然。人到中年,双目失明的保尔,静静坐在河边,河对岸那棵小杨柳,已长成参天大树。冬妮娅躲在柳树后,目视保尔,慢慢合上双眼,两行热泪从眼角滚落。

春天伏尔加河旁,一部红色经典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诞生,奥斯特洛夫斯基圆了文学梦。

我站在冬天岸边,心上人立于春天堤上,隔河相望,我向她招手,她朝我微笑。